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

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泂

三五二

韓集卷一八

一

表脈

泂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



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

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俞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



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為獮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閭下其亦憐察之



荅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

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



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旣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荅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荅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闕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

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跼蹐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



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繆繆  
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  
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  
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荅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赦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  
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三三八

韓集一八

六

似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  
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  
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  
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  
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  
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  
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父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真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

四言

韓集卷二

一

韓正

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少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胃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揚墨者皆



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闕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寤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



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荅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

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



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  
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  
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荅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  
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  
本末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  
疑者 欽想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  
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  
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  
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  
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  
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  
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荅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  
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



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  
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  
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  
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  
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  
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  
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  
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

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  
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七首 序八首

與鄭餘慶相公書

言賻孟郊事餘慶以節鎮興元軍奏郊為叅謀郊挈其家行之與元次于號州閩鄉暴疾卒買棺以歛輿歸葬于東都郊素貧餘慶以幣如孟氏賻且遣使來商其家事故谷以此書公時為考功郎中補註鄭氏兄弟謂郊之妻兄弟也余娶為興元尹奏郊為叅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閩鄉暴卒元和九年八月葬以十月費皆出鄭相及郊舊所往還者以其余財贍給其家云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代讀感

韓九

一

飛

欵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郊弟鄧郢未至先與相

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鄭氏

郊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

氏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

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

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





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  
宣愈再拜

### 與素滋相公書

唐史素滋字德深蔡州即山人憲宗即位拜為相  
尹鄭相書云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以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而此書云前太子舍人豈其年紹述服除後公薦於素邪然紹述未嘗為素客獨公和鄭相山南詩云樊子坐賓署則知樊嘗依鄭于興元矣

伏聞賔位尚有關負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

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

人樊澤之子宗師字孝友聰明家故饒

紹述有墓銘在集 弟字 皆優贍有餘 張

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一疊諸皆優贍有餘

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

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

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辭句刻深獨追古

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一作

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

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

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

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

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



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  
退增汗懼謹狀

###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公綽字寬夫京兆華原人憲宗時徙鄂  
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  
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  
吾儒生不足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  
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逆謁公綽謂  
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豈非兵事耶若禱  
戎容則兩郡守爾何所統壹哉以公世  
將曉兵吾且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惟  
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  
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  
曰行營事一吏都將聽被用畏茲遂盡  
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自問其  
家生死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  
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岳軍每戰輒克

### 韓十九

三

祖

後公綽卒被讒為李道古代還不預平  
蔡惜夫備註公綽斬馬祭死士正在鄂  
岳時而在柳氏叙訓新舊  
傳以為在襄陽時誤矣

淮右殘孽尚守窰巢元濟有申光蔡三州窰環

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一作難語莊子曰

注云勇者憤然語齊難游也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

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

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月一作日令走

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

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左傳郤穀闕禮樂而敦

則也使將上軍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



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

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踈死之

士踈也徒初切莊子曰怒則分背相踈温公

云柳氏叙訓曰公為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

爭盡為圖圍人索其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

賓吏請曰圍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

馬之自合駕馬之性必殺之按愈與公綽書殺

馬乃在罪岳時叙訓舊傳皆誤也新史承之亦

誤按公綽為鄂岳在元和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九年為襄陽長慶三年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

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

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

於用聽於下風莊子孔子曰竊待於唾之音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稠多也漢灌夫

下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

之司命者孫子兵法曰將者國之本也不在彼而在此

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

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

再拜

再答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

頓三州之地靡散也蚊蚋蟻蟲之聚感况堅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

韓九

四

王



元發元發謂吳少陽也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不發喪以病聞有董重質者勇悍善兵乃表請元濟主帥音於禁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

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荆襄許潁淮

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國一作議

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

為士卒前行戶獨閣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

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

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

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一作其口

韓九

五

先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

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

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

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

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忻悚夫一

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荀子曰仁人之兵若閣下果能充其言繼

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此一字無小寇安足置接

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



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  
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  
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  
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  
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

**裴度**

詳見公論淮西事宜狀矣中丞裴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軍既還

奏進取策多合上旨進刑侍元和十年五月也其後討蔡不利羣目爭且罷兵獨公與度意合  
年五月西事宜宰相惡之自中舍降右庶子十一  
月為李道古以獻淮西遂平公綽則被讒十一  
年為李道古以獻淮西遂平公綽則被讒十一

六

六

龜

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可字有否計已與裴  
中丞度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  
宣愈再拜

### 谷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唐史田弘正字安道憲宗時以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事見田氏廟碑

補註洪正始名興為魏博節度使田季

安之兵馬使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家奴蔣士則衆乃推

引正主二十洪正因約將士獻魏博具衛

澶相之地憲宗美其誠詔檢校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  
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



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已曾附狀伏計尋上  
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  
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  
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  
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關  
附狀求因閑一作粗述下情忽奉累帑示問辭  
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  
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  
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  
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第一乃

七

龜

### 與華州李尚書書

唐史李絳字深之元和六年為相十年  
出為華州刺史於公為同年友一作李  
實非補絳元和六年十一月自戶侍  
拜相尋以足疾求免九年罷為禮尚十  
年二月為華守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  
詔故有宿直舍之語絳碩德大且公  
同年故其  
相好如此

日一作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  
倍增戀慕愈於父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一作懦弱昏塞不能奮勵  
出奇少荅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  
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之感獨宿直舍公時為  
中書舍



人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  
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  
謂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  
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  
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  
狀不宣一作謹狀愈再拜

### 荅友人論京尹不臺叅書

穆宗時李紳為左拾遺翰林學士及牛  
僧孺輔政懼紳居禁近用事顧其氣剛  
卞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紳為御史  
中丞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叅

書十九

八

王永

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  
論詰往反誠許紛然由是皆罷之公本  
傳又云紳果劾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  
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  
部侍郎而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  
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補紳長慶三  
年六月自吏部侍郎改京兆尹御史大  
夫時宰相惡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  
不臺叅少激紳紳果劾奏公以詔自  
解正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薦紳及  
侯喜等于陸係至是劾之可乎左雄薦  
周舉為尚書舉後劾之崔洪薦却誑為  
左丞誑後劾之紳所以示公也既不  
子不見子濯孺子之事乎此事公既不  
言世亦未有辯之者反謂公蹙紳以附  
李逢吉獨玉黃州荅丁晉公書以為曲

論在紳公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叅實奏云容桂觀



察使一無使帶中丞尚不臺叅京一作京尹郡國

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須臺叅唐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掌糾正百官中丞二人為之貳亦是何典

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

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叅夫人見近事習

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一作其道理有何

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

推巡御史府有東巡西推左右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

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

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出荀子正

韓九

謂此耳客多不及自修報王元之嘗荅丁晉公書云謂韓吏部不當

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叅以謂不

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

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舜作漆

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干漆

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為尹京兆兼御史大夫

不臺叅蓋唐初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

臺叅以自解則曲在紳矣退之伏惟照察

送陸欽州序

陸叅已見哭揚兵部擬陸欽州叅詩欽

音失涉切補註叅以其年四月二十八

日辛于道見李習之陸欽州述

身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

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一作之良齋



咨涕洟

易萃卦之文齋音躋  
嘆辭也洟音夷鼻液

咸以為不當去歟

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

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

歎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

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

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

州則專而不能或一作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

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

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美一作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

韓文

十

正

翱翔歛此大惠今施于一州今其去兮一作胡

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

詔

### 送孟東野序

時郊為宣州溧陽尉宣州屬江南道故  
序云役於江南正元十九年也公時為

四門博士補註公此序論唐人文首稱  
陳子昂而薦郊詩亦云子昂始高蹈詩

序之意一也漢四百年文章司馬相如  
為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

章少所推可每論漢唐必以二人為稱  
首獨史氏毀子昂不直一錢何哉不遇

謂其說武亦與明堂太學為右誦爾  
獨不見孟子陳其說於戰國蘇元二

李杜各有傳白亦蜀人舊史以為山東  
人新傳謂其生於蜀巴西白上安州裴



長史書云見鄉人大李雲夢遂來觀焉  
則白為蜀人也明矣又有問丘均仲子  
陵亦蜀人為益人以文名景龍中起家  
為太常博士子陵好古學合峨眉山大  
晉間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久之典  
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入榮之終司門

郎貞外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  
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  
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  
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  
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  
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

韓文

十

宋

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然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前漢志八音金曰鐘石曰磬木曰瑟

祝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

四時之相推奪一作類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王子思詩話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夫齊嗟氣嘆流而至於感傷其中有不

能已已者英雄而不得盡其才賢智而不得發

其蘊或負潛抱鬱或流寓羈窮覽事驚心撫時

寄意於是發為聲詩或歌詠前人之作酒後鳥

鳥乃至潛然出涕無足怪也李嶺曰志氣不直

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然而幽憂孤憤結

抑鬱如韓退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其詞豈

能盡和樂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



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於唐虞各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一字無

以鳴皋陶以謨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啓之子太康失邦其弟五又自假於韶

以鳴樂韶名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啓之子太康失邦其弟五

人與毋待太康於洛水之內怨其不反故作歌書五子之歌是也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

襄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莊周謂孔子受

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此篇言鳴者蓋本乎此傳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其弗信矣字有乎論語載儀封人之言孔曰子制作法度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

文十九

十三

山

楚史記莊子周夢人也楚莊王迎以為相楚大

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楚大夫被讒孫

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辰魯大夫臧文

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荀卿子三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稷下祭酒到田駢鄒衍

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張湛注

曰傷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與墨相反前漢志墨子七十

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管子八十六篇名

夷吾相齊桓公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

公老子經傳四篇姓李名耳申子六篇名不害

河南京縣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慎

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田子二十



五篇名駢齊人為游稷下号天口駢鄒子四十九

篇名衍齊人為昭王師居稷下号談天衍尸子

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

蜀佼音絞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名武事吳王闔

廬張子十篇名儀蘇子三十秦之興李斯鳴之

一篇名素二子皆言從橫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

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舊本云清以淳辨其節

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

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

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六子唐史皆有傳其存

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

不憚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

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

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

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

之命則懸於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

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者然作

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一無解之

### 送許郢州志雍序

志雍安陸許氏正元九年進士弟仕終監察御史



書至是送志雍其十九年歟郢於山南為屬邑頓時節度山南東道德宗晚年務姑息頓奏達無不開允公歛私輸待下益急而慢於奏上公此言蓋詩所謂因以箴之者

愈常以書自通於于公頓頓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陽書見上累數百言其大要也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一有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才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

韓十九

古

奇

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奇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郢為山南因以送志雍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唐志開元天下為十五道每道置按察採訪使以無督州郡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絲一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



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  
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  
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  
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  
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  
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  
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  
之賢其誰能從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  
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 送竇平從事序

韓九

十五

合

竇平正元五年進士第補選字曰晦天下之二十二年則正元十六年德宗以建中庚申即位是歲辛巳二十二年矣廣州去京師萬里竇平之於趙植韋詞李翱之於楊於陵皆不憚萬里而為之從事古之人重於知已者如此公時居洛故云東都交遊貽周竇牟字也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  
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一作其陽是維一作

皆島夷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通典曰

越之君亦夏禹之後按甌越閩越禹後少康之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別為一種也故輿地志

云東南有二越其義詳矣或曰自交趾至于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麋各有種姓故不得盡云

少康之後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以其類非一種故謂之百越亦穆謂之南越古謂之雖題



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至秦始皇遣任囂及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桂林象郡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星紀牽牛皆越之分野連山隔其陰鉅海蔽其陽言五嶺據其北大海在其南也海曲謂之島言居島之夷以卉為服閩音緡五侯切其地見送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惠師詩

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厲役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瀕水厓也音毗真切是以人之於南海者

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德宗正元

十七年也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收南海

之民唐分十五部此為嶺南道置郡守七十一縣二百九十四蓋管古南越之地治廣州

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

韓十九

夫

丙

一有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竇牟字貽周累佐其字貽周累佐其

史從史寢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病歸東都唐書有傳合東都交遊之能文

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

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己一作不

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

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拂除不祥應劭風俗

通曰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



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  
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樂置三  
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  
以樂唐李泌傳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  
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初  
為中和節因賜大百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  
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種相問遺号為獻生子里問  
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  
示務本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  
錢宴會按舊史云正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朔日宜令文武百寮選  
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  
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作此序在貞元  
壬午癸未之間公時為四門博士云肇置三令  
節謂德宗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  
朝始置爾

韓元

七

余

者也三月初吉賈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禮記

儀大曆二年第於是摠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

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醖宰序行獻酬

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禮明堂謂

之樂曰昧南蠻之樂曰納褒衣危冠愉愉如也有一

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外坐于罇俎

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

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事見孟先生詩

琴操曰拘幽操文王作將歸猗蘭龜山操並孔

子作事見琴操注厚高家語文王宣父事見史記反琴操優游夷愉廣

厚高論語曾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言



曰暮春三月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樂及暮而退皆充然歸夫子之門舞雩早祭之道所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 送齊暉下第序

暉下老切按宰相世系傳齊暉之弟後終京兆府司錄參軍一作暉誤暉大曆五年宰相世系考之暉兄弟六人謂齊暉暉照响暉而登科記無暉焉抑改名暉或响也若暉之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豈所謂公無私也哉蓋亦失之矯尔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

文十九

七

三

遠邇惟其且可焉其下之親上也亦唯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也故也故一無下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

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無字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一無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

中而稱美之謂之忠左傳晉大夫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彌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可也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讎不為誦立子不為比舉侶不為黨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  
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  
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  
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  
是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誣不行於君巧  
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  
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向道者不亦勤  
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  
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  
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

文十九

夫

宋

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  
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  
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  
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乎  
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鎮字無南朝  
之碩臣皆其舊交齊映羸州高陽人也貞元二  
年爲相明年爲張延賞所劾  
聚慶州刺史久之爲桂管  
江西兩觀察使唐史有傳齊生舉進士有司用  
是連枉齊生枉或作枉前漢朱雲論難連  
枉五庶君注云枉刺也距也齊生  
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枉一作我哉  
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



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孟子子藺梁惠三

之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

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閔責其不亦

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補註唐制取士有三禮科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

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

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

韓元

斗

王

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選舉志有三禮科

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

遺之言曰遺贈也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

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

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

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

### 送李愿歸盤谷序

按石刻其後跋云隴西李愿隱者也

不心遊清虛樂仁知於山水之間信古今

一葉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



故序而送之于時縣大夫博陵崔浹披其文稽其義是用命工勒石于盤谷之西因以建其不朽云唐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建丑月渤海高從士跋按歐陽集古錄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時不同疑刻石誤集本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

馮爾其小大不足較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韓十九

士

牛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以假愿之言人之稱大丈夫

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朝

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

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

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石本作蒲前

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

而便體便捷也音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

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黛綠眉飾也音待載

女粉白黛黑而立於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石本作用力於當世者



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  
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外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  
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  
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古本作與其譽於  
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一作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  
趨趨趨趨行不進也上七四切又七口將言  
而囁嚅囁嚅小語也上音日涉切下音處江穢

韓十九

廿一

王

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  
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  
宮盤之土維子之稼周禮遂人少土宜教此稼  
稼可盤之泉可濯可湘湘身也見詩采蘋注石  
而非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  
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石本李虎豹  
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  
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武方膏吾車兮  
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傳雅曰徜徉也



小音辰羊下音余章切夷堅志云孟州濟源縣有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元和縣令崔泚所立歲月既久碑湮沒為民井斃政和三年縣尉宋華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為真寶匿焉向宋去碑之無所獲弃于道上高密人孟温舒為令聞之昇歸龕于出治堂出治堂者元祐中宰相堯俞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補註蘇文忠公嘗曰六一嘗謂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如且放退之獨步江左繡繪以為工謂無文章則可唐正元元和間作者輩出曰無文章可乎意者獨此隱居之文爾然公與淵明出處不同淵明隱者也其辭出於自然蓋所謂躬作之者正元十七年公始三十四時方脫汴州之亂來居於洛方且來官京師鬱乎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二十補註附

序十四首

送牛堪登第序

補註正元十九年公為四門博士故曰堪太學生也予博士也博士師屬也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

矣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

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

公穀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

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

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

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傳各三歲凡明經先

朝十

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登第於有司者去

民畝而就吏祿由一作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

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

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御

一作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者也一作亦

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

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

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

其將有以哉違俗一作而來識立竒而取名非

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



一有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予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巳見上嗟哉董生行註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前漢志燕趙地薄

戲悲歌抗慨大率矜誇功名以詐力相傾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言邵南將遊燕趙求仕故勉之夫以子之不遇

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

韓廿

二

性者哉然吾嘗一有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

其今不異於古所去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

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

墓而觀於其市樂毅事燕昭王昭王死走之趙

在邯鄲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前漢樊噲沛人也

西數里高祖始出而仕注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

專屠以賣則燕之屠狗隱者也為我謝曰明天子在

可以出而仕矣

### 贈崔復州序

補註郢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



東道節度使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

人唐志上州置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

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

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前漢疏廣曰今

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

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

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

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

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役

韓十

三

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

不以信禮王制十國為連連有帥注連聚帥長也凡長皆以賢侯為之民就

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

連帥則于公于頓也至德二載置荆南節度使領荆澧鼎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

治襄陽正元十四年頓出為節度使前後凡九年愈以謂崔君之仁足

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

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

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

乎言

贈張童子序



言志凡童子科十歲已下者能通一經  
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  
予出身按鄭元注王藻云童子未成人  
之稱今張童子年九歲以明二經中選  
非應童子科也特以其未成人故俗呼  
為童子爾**補注**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  
正元八年侍郎陸贄下第童子特外於  
禮部後十年進於吏部又二年拜衛兵  
曹之命其  
十九歟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明二經見牛  
堪登第註歲  
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外於  
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摠  
其屬之所外文考試之如縣加詳察焉定其可  
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外之有司其不能中科

韓廿

四

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  
外而考試之加詳察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  
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  
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  
言其傳註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  
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預乎三千之數而外於  
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預乎二百之數  
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  
豈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  
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



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

之命唐制十六衛皆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

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

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

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

鄭自朝之文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一作郡

郡吏按唐紀肅宗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以京

北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

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

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

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謂語之也論語

或問曰益者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童子

附坐無位成人乃有位先生成人也並行夫少

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非求益者也

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

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

能而已也禮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子為人弟為人臣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

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贄

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出一作與處

也故有以贈童子禮記禮弓下天子路去魯謂

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右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

韓廿

五



則式過祀則下  
贈註云送也

### 送浮屠文暢師序

文暢吳人見送暢北遊詩補註温公通鑑論愈排釋老之說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序云夫鳥倦而喙至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言最得其要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法言曰或問人有衛之穀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狄則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夷狄則引之也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一無上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序一作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一無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然其言曰雲代之間有靈山焉今將捨筏西土振摩訶陸即送暢北遊序當與文公送暢北遊詩同時非遊東南也蓋暢遊東南時柳先已有序爾此序今亡然文公云惜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

韓廿

六

屠師三字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序一作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一無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然其言曰雲代之間有靈山焉今將捨筏西土振摩訶陸即送暢北遊序當與文公送暢北遊詩同時非遊東南也蓋暢遊東南時柳先已有序爾此序今亡然文公云惜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蓋指柳而言也序雖亡而北遊在元和元年夫文暢浮屠也靜覺事見送惠師詩為如欲聞浮屠之



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  
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  
有慕焉徇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  
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  
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  
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  
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  
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一作過於仁義  
教莫正一作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

邦十

七

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  
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之一無而孰傳之邪  
夫鳥俛而喙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  
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一作免焉弱之內彊之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  
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  
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弱一作解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詩一作請又嘉浮屠能喜

文辭於是乎言按宗元送僧浩初序云韓退之

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則

###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楊憑以御史中丞為湖南觀察使儀之為其府從事朝命以使事來至陽山於其歸也公序以送之事具別知賦註按序云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則此序當在正元二年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

多賢肅宗乾元元年置宣歙池觀察使治宣州

奏聘皆有名士後多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顯于時衍唐史有傳

韓升

博清河崔群群與博之為人吾知之李博見三

記群見遊青龍寺詩註道不行誰氏湖南楊憑也羣博公同年進士

於其一無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

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論語季氏富於周公以群博論之

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

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

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

言一無於門下楊憑也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

湖南之賓客者廣德元年置湖南觀察使治衡

年徒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



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

陽山貞元十九年冬公以言事然後得謁湖南

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

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群

與博者於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

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

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

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

司馬相如傳飛英聲騰茂實夫樂道人之善以勸一作勤其歸

者乃吾之心也毛詩傳杖杜勤歸者以其勤謂

韓

九

李

我為邑長於斯禮記檀弓文而媚夫人云者夫人心猶

謂儀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一作之

### 送何堅序

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因秦滅子孫分散

居陳楚間江淮之音以韓為何隨齊變為何氏故云與韓為近

何與一作於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

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

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

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一無字不得願而歸其

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也道於湖



南為屬州楊公賢也

辨證云堅道州人道之守  
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此數句脫誤今  
錄于此陽道州城也揚湖南憑也堅為民堅

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

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

此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常出於有道

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守是鳥實集而鳴焉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宣帝時為潁  
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大治是時鳳凰神雀數

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

鳳而聞其鳴也

### 送廖道士序

韓干

十

鼎

補註公永正元年自陽山徙椽江陵道  
衡而作也子厚送廖有方叙云云二序

其意也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

解在謁衡嶽廟詩

南方之山巍

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

水清而益駛

駛疾也音

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

嶺

通典曰自北趨南入越之道必有嶺嶠時有  
五處塞上嶺一也今虔州大庾嶺是騎田嶺

二也今郴州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道州永明  
嶺是毗瀆嶺四也亦道州界白芷嶺是越城嶺

五也今桂州北永州南臨源嶺是郴之為州在

嶺之上側南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浮休南遷錄  
云自鬼門関



少下過北湖塘次郴州郴州在百里山水之內  
士風至於淳古裏外居民向數百家井門列肆  
頗亦稠密而川廣正路城跨大溪東枕郴江通  
小舟江塗之南出者趨韶連西出者趨桂陽道  
亦東出者趨虔吉南三十里水南為折嶺中州  
即嶺之脊也故退之云居嶺三分之二也

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

蟪扶輿磅礴鬱積蜿蟪糾亂衡山之

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蟪

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

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鐘乳橘柚之苞竹箭之美

柚音羊又切爾雅郭璞云柚似橙實酢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

也意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

韓廿

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一作而

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

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邪廖師善

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

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舍秀才序

唐史王績字無功王通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建中天子德宗也績之子福時等去德宗朝遠矣醉鄉之後以直廢者其誰哉舍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

猶有是言豈誠盲於味邪醉鄉記王績所作曰



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  
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  
其人甚精無愛惜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  
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  
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常獲遊其都歸而杳  
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  
作為十鐘百壺之獻因射姑神人以假道蓋至  
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  
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弃甲子而逃異臻其御失  
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  
外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  
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  
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  
用下逮幽厲迨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  
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  
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  
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之俗豈古華胥以  
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為之記  
王績字無功絳州及讀阮籍陶潛詩  
龍門人唐史有傳

韓廿

淵明皆晉人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

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

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食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瘠曾手足胼

事見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

外也固不暇尚何事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

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此蓋閔已賦所謂

何苦不自得於艱難之意也故東坡以為口建

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朝廷

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與之飲酒

### 送孟瑄秀才序

此序云今秋又六月其十月即永正元年也公以是年自陽山令移江陵法曹掾既至江陵於其年冬送孟瑄赴舉京師瑄後以元和五年登進士第藝文志云孟瑄有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與瑄音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

韓廿

十三

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  
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  
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  
者余益以竒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  
有請猶將彊其兩切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請  
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  
常折肱焉左傳齊高強曰三折肱知為良醫言  
歷嘗之也公四舉於禮部乃得故云  
然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  
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  
高爵猶階而外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彤秀才序

補註 永正 元年冬作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一有誇多而闕靡

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

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

也穎川陳彤始余見之楊湖南門下楊憲時為潭州刺史

湖南觀察使公以御史出為陽山令道過潭州識陳於此時正元十九年冬也頎然其

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

及其少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

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

韓

十甲

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

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

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一有不徵於陳而陳亦不

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

人言者類邪凡余吾一作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

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

之公徙掾江陵彤時舉進士將入京故序以送之時求正元年冬也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

進士

送王埴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

離散分處於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

遠而未益分前漢儒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傳小

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

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然於齊如田子方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蓋子夏之學其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書

稱子方之為人莊周楚人也不仕著書二十三

名無擇字子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

荀書非十二子篇云聖人之子弓之事業不傳

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耳一作曰馯臂子

己子弓受易於商瞿史記孔子弟子傳商瞿者

十九歲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馯音寒蓋孟軻師子思

孔伋字子思孔子孫為魯繆公師伋常遭困于

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後弟

子孟軻之徒數百子思之學蓋出曾子曾參字

武成人少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自孔子沒群弟子

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予少而樂

觀焉太原王填示余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

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泂河而

下泂順也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

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得一作而至焉故學者必



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也之適  
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港水  
音古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  
由既幾於知道如又人一作得其舟與楫知必而  
不知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 荆潭裴均場憑唱和詩序

一作均按唐書均未常帥荆南今以均  
為正均字君齊行儉之孫德宗時均  
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均書右僕射均  
法曹元和三年均入為尚書右僕射均  
憑字虛受夔州洪農人少孤其母訓道  
有方長善文辭與弟疑凌皆有名大曆  
中均進士第德宗時累遷太常少卿湖  
南觀察使

韓斗

十六

唱和集一卷即此也裴均時為荆南節  
度使楊憑湖南觀察使公佐均江陵為  
法曹參軍永正元年也歐公序宛陵詩  
集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亦公  
此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詩者愈既受以卒集  
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  
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  
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  
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荆  
蠻統郡惟九事見崔復州序常侍揚公領湖南之壤地  
二千里事見送揚儀之序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



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唱斯和搜竒摘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巷憔悴  
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  
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  
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  
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  
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謂李益也益甫宗朝宰相李揆之  
族子於詩尤所長正元末名與宗人賀  
相并久之不調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  
憲宗雅知其名召為秘書少監大和初

韓

十七

仕終禮部尚書唐史有傳按端公者  
御史之号唐時方鎮得自置其官以寵  
幕府之賢者如張徹累官至范陽府監  
察御史是也益常居此職而史逸其事  
故序以端公稱之補序言益為人佐  
甚忠然嘗與濟詩云草綠古燕州鶯  
引獨遊鴈歸天北叫春盡海西頭向日  
花偏落馳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  
望京樓時諫官以為怨望語俄降秩  
則佳矣其異乎譚忠也忠絳人善兵善  
謀事竒男子也其燕將錄也詳見杜牧之

元年春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

朝相國李公謂李藩也藩字叔翰趙州人元和

外事按文公以元和元年夏自江陵法曹召為

國子博士李公為吏部員外時在元和春而公

召為國子博士後與偕朝也一說元年謂元和



元年也公其年六月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  
而此云元年春何也或曰舊本無春字公與藩  
常俱佐張建封于徐至其年為太學博士藩為  
吏部員外郎然藩傳但云累遷吏部郎中豈元  
年為外郎其後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  
遂遷郎中耶

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  
一作至

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綃音首鞞袴握刀左右雜

佩弓韋服矢插房韋弓衣也房箭舍也左傳曰

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

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其文曰公三公不可以

將去服承命及館又如是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階一疊客坐必東向先儒謂司徒公即劉濟也

文十

一八

山

正元中優容方鎮多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

順朝廷相繼累加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遷

檢校司徒元和和中加兼侍中濟在鎮二十餘年

惟輸忠款更不入覲然按藩鎮史傳濟弟進士

歷莫州刺史評病認濟假州事及評卒嗣節度

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

王承宗叛用禪將譚忠之說畏朝廷疑之乃出

兵瀛川齊欲助討承宗會赦承宗進濟中書令

其子總因濟病欲謀殺濟遂飲毒而殂不見其

檢校司徒兼侍中事史家沒而不載乎不知先

儒何所本而言也其曰檢校司徒兼侍中即載

總本傳今以年數考之司徒公之賢又非總也

濟稱留後在正元元年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

總稱留後在元和五年

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  
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生也今天子大聖司  
徒公勤於禮義庶幾率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



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道總傳王云吳元濟李師

洪正納鎮州總失支助大忍謀自安許譚忠復

離六十年數窮必合為君憂之總立日謝上疏

願奉朝請以張洪靖代鎮拜總檢校司徒兼侍

幽州一禪將尔何其言亦與文公契耶然按天

和甲午數窮六一十一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迨至元

淮初雖能平夏平蜀然趙魏燕齊首尾為亂與

年裴度為相而始克蔡州三兵一振而中外煥

赫諸鎮始有效順之意十三年程權以滄景二

州歸于有司而以盧龍八州來貢情乎是年大

元復以崔植於元穎之徒無深謀遠慮手施濫

月一繼虎狼而復失河朔嗚呼自天寶十四載

六十有七年而天下復合合之間其果有數乎

北復為賊端以是禱之治亂之數月而自河以

抑儒者附會其說而斬合乎何其久離而驟合

總合而復離不可必乎自是而後字內雖然于

之相尋更五六百有餘年而天下始一似非六

十之數所能窮盡也然撫之至理考諸人亦事

合之機果在輔相不可誣尔文公大儒也人美

其言之多言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入齊為

其近是乎言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入齊為

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宰相年表元和四年二月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二月壬申罷則

此序之作在於四年二月後乎故追誦之云元

年之言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疊東都

二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其忠意欲

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按宰相世系益秘書少監其



卷末











